

神迹

太皮 / 著

小说

Colecção Literatura
de Macau

 澳門基金會
FUNDAÇÃO MACAU

 中华文学基金会

澳门基金会及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出版

作家出版社

· 小说 ·

神迹

太皮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迹 / 太皮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2
(澳门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7739-3

I. ①神… II. ①太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5078 号

神 迹

作 者: 太 皮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 数: 240 千

印 张: 10.25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39-3

定 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Colecção Literatura de Macau





澳門基金會
FUNDAÇÃO MACAU



中華文字基金會

澳门文学丛书

编委名单

主 编： 吴志良（澳门） 葛笑政 张 陵 李小慧

执行主编： 李观鼎（澳门） 穆欣欣（澳门）

编委委员： 张水舟 黄丽莎（澳门）

统 筹： 冯京丽 梁惠英（澳门）

总序



值此“澳门文学丛书”出版之际，我不由想起1997年3月至2013年4月之间，对澳门的几次造访。在这几次访问中，从街边散步到社团座谈，从文化广场到大学讲堂，我遇见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，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学气氛越来越浓，我被问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也越来越集中于澳门文学的建设上来。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：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，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。

事实确乎如此。包括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评论在内的“澳门文学丛书”，经过广泛征集、精心筛选，目前收纳了多达几十部著作，将分批出版。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文本，是文学对当代澳门的真情观照，是老中青三代写作人奋力开拓并自我证明的丰硕成果。由此，我们欣喜地发现，一块与澳门人语言、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，正一步一步地隆起。

在澳门，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，他们不慕荣利，不怕寂寞，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，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，从事文学书写。这种纯业余的写作方式，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，一种热爱，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。惟其如此，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，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；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，也是恳切的，流淌

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。澳门众多的写作人，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，坚守着文学，坚持文学书写，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，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，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，真是弥足珍贵。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：在物欲喧嚣、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，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、多媒体面前，学问、智慧、理念、心胸、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，并没有被取代，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。

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；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品位和素质，一个民族的乃至影响世界的智慧和胸襟。我们写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、浅薄化、碎片化、一味搞笑、肆意恶搞、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“作品”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应该有屈原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轼、辛弃疾、陆游、关汉卿、王实甫、汤显祖、曹雪芹、蒲松龄；应该有莎士比亚、歌德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罗曼·罗兰、马尔克斯、艾略特、卡夫卡、乔伊斯、福克纳……他们才是我们写作人努力学习，并奋力追赶和超越的标杆。澳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，不断地透露出这种勇气和追求，这让我对她的健康发展，充满了美好的期待。

毋庸讳言，澳门文学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，甚至或许还显得有些稚嫩，但正如鲁迅所说，幼稚并不可怕，不腐败就好。澳门的朋友——尤其年轻的朋友要沉得住气，静下心来，默默耕耘，日将月就，在持续的辛劳付出中，去实现走向世界的过程。从“澳门文学丛书”看，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，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，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，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，传统性、开放性、本土性、杂糅性，将古

今、中西、雅俗兼容并蓄，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“鸡尾酒”式的文学景象，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，是有特色、有生命力、可持续发展的文学。

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，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、珍视和爱护，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。就小城而言，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，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；从全国来看，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，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、认识澳门文学，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，听取物议，汲取营养，提高自信心和创造力。真应该感谢“澳门文学丛书”的策划者、编辑者和出版者，他们为澳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建设，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。

是为序。

2014.6.6

目 录
CONTENTS

摇摇王 · 001
荷官欧阳家明 · 043
宾妹大战肥婆娟 · 062
关 · 096
自杀前夕 · 105
杀谜 · 112
泥与纸 · 127
食蕉连皮 · 134
鸡蛋仔 · 141
环姐 · 148
神迹 · 156
凉夜月 · 165
伤逢 · 183
忧郁的星期天 · 200
花逝 · 224
证明 · 226
输不掉的…… · 228

双十年华 · 230
报复 · 232
替身 · 241
飞走的泳棚 · 250
天空闪现的爱情或死亡 · 260
连理 · 264
大侠金龙生 · 303
五百年孤独 · 310

摇摇王

楔子：巴西的 Macau

经过整晚通宵奔驰，残旧的黑市巴士终于放慢速度，像个勉强跑完马拉松的胖子一样，“哼哼哧哧”地喘着粗气前行。巴士不再因路面崎岖而颠簸，乘客中好些本地人也从睡梦中醒来。我估计目的地即将到达了。

可是，除了确定已经身在巴西北大河州外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具体位置，用智能手机搜索一下自然轻而易举，却得花费几十元漫游费，实在犯不着。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胖大的白人女人，她头枕在窗玻璃上睡觉，大腿占了我一半座位。车上窗户大都关上，又贴了茶色玻璃纸，加上旅途中沾惹的灰尘和泥土，在我的位置实难以看清外面是什么世界，只不时有一闪而过的幽冥似的灯光射进来。从挡风玻璃望出去也是一片漆黑，车头灯的灯光有时闪照到一两棵大树。

司机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，嘴边围了圈白色胡子，头戴一顶中国式鸭屎绿军帽，也许与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渊源。我幻想着各种有关这个司机的故事，每当我那笨拙的脑袋出现想象力时，我知道，就是昏昏欲睡的时候了。果然我又迷糊起来，半明半寐，过了不知多久，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如尖锐的针一样响起，将我吵醒，只感到巴士刹停后仍止不住冲势再往前推进一米左右，我怀疑自己正在一列火车上面。车厢里的视野稍

为清晰一点，看来天快亮了。

车门打开，不到一分钟，归心似箭的乘客都奔了下车。我彻底清醒过来，第一时间站起身，查看放在行李架上的背囊，尚幸还好端端地待在那里，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。这十多天里，由里约热内卢到北大河州，沿途不知经历过多少惊险，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都被偷去了，比较值钱物品只剩下随身的智能手机而已。

“咿咿……”身后传来一声呻吟，我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个可能不是本地人的黑人少年站到另一边座位上，吃力地要将架上一个巨大行李包取下来。我放好背囊，过去帮他东西搬下来了。那是袋十分沉重的物事，散出阵阵香气。少年露出一排洁白牙齿，用英语笑道：“谢谢！”

这笑容令我大感意外，我发现少年外貌竟与我弟弟小时候十分神似，那是副老吃不饱的样子，大眼睛，同时又透发着一种谦卑和温顺的神情。那少年见我不说话，从袋子里掏出两根香蕉，放在我背囊边上，一边走，一边回过头来向我挥手说再见，离开了。

一阵像驴子放屁的声音响起，巴士司机按喇叭催促我下车，我回过神来，一句葡语一句英语地向他道歉，拿过物品，赶紧跳下车去。那司机没头没脑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骂道：“他妈的！”我一呆，不知这是意味着司机是个中国通呢，还是国骂已传到这遥远的角落，未有结论，巴士已喷着黑烟离开。

“泼喇！”一片白色浪花在我旁边散开来，我闻到久违了的熟悉气味，那是海的味道，夹杂着软壳动物死去后所散发的腥醺，是一种只有在阳光灿烂的滨海城市才有的气味。我转身，浪花在我眼前像一盘珍珠似的以不同的速度跌回海里，景观豁然开朗，一望无际的大海占据我整个视域，中间是南美洲

的天空与大西洋所粘成的一条弧形海平线。鱼肚白的天色，使一切都疑幻疑真。

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智能手机，开通跨域数据服务，搜索自己目前所处位置，结果显示我终于来到了地球上另一端的 Macau，这个与澳门的葡文名字相同，位于巴西东北角北大河州、只有两万多人人口的港口城市 Macau！

现在，我正身处一道长堤旁边的马路上，马路相当冷清，远处可以见到些低矮的建筑物，而另一边则是礁石和大海，礁石的一方除了礁石还是礁石，靠近建筑物的一方则慢慢变成一个沙滩，估计那便是本地著名的 Camapum 海滩。黑市长途巴士的站点竟设在海边，或许会使那些一心一意到市区的搭客极度不满，但对我来说却是意外惊喜。我激动不已，心思一片混乱，不知该做什么好。刺眼的光芒射过来，一撮金色出现在海平线上，日出了，金光无声无息地染遍整个天空和海洋。我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，跳到海堤上，盘腿坐下，闭上双眼，带着咸味的海风缓缓吹来，伴随初阳的温暖，惬意非常。

不急，“救世者摇摇王大赛”明天才开始，有时间在这里待一个早上啊！我将背囊搬到面前，从里面掏出一只金色摇摇^①抚弄了一会，又找出大赛请柬，重新看一下葡文地址：

巴西北大河州 Macau 市政坟场 199 号巴别塔

“这个地方应该不难找吧！”我将请柬塞回去，眺望景致，脑中闪过刚才黑人少年的笑脸，有一刹那，我以为这里还是太平洋边上、澳门的东海，而弟弟还坐在我身边，我们中间夹着

① 摇摇，英文 Yo-Yo，又译悠悠球或溜溜球。

一只名字就叫“沙皮”的杂种沙皮狗，看着落日正像咸蛋黄一样掉进锅子中。

只是，错觉归错觉，两个月前弟弟已经永远离开我这个没用的哥哥了，他带着谦卑的笑，离开这个他热爱的尘世。想到小时候弟弟那瘦削的、老是像吃不饱的黑人小孩似的脸孔，我双眼不禁又充满泪水。

两个月前，我还在中国南方的Macau S. A. R.——澳门特别行政区遭受着惨痛的人生际遇。这些日子到底是怎样熬过的？身处世界另一端回想那一切，真觉不可思议。

上篇

澳门。皇朝商业区。黄昏。

我站在一幢商业大楼对开的斑马线前，等待过马路。下班时段，车辆川流不息，半点没停下来让人之意。有时我觉得，斑马线就像商品的条形码，人和车子是扫描器，在斑马线上一扫，就体现了一个城市的价位。我很不容易等到道路挤塞、车辆不能移动的时候，才从一辆奥迪和一辆奔驰的夹缝中走过对面马路去，在路中差点被一辆电单车撞到。整个城市都浮躁了，大家彼此都欠缺了容让。

忽然，我忘记了自己过马路的目的，彷徨失措地举头四望，只见四周高楼大厦像一堵堵围墙囚禁住这个城市，令人难以想象离这里不到百米之遥的地方，便是太平洋。我无助地观察人们的表情，正如我平时看到的，每个人脸上都蒙着川剧的变脸脸谱，当你以为自己了解对方表情的含意了，他却头一甩，由关公变成曹操，然而总有人在变脸过程中出现差错，关公与曹操的脸谱同时挂在脸上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谁。意识

到什么，我也赶紧将一副志得意满的脸谱挂在脸上，以免被人察觉出我那卑微的灵魂时，丢下一丝同情弱者的眼光。

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时光倒流，回到过去，并不是因为我今天失业了，而是想回到弟弟去世之前，跟他表达我对他的悔疚，如果能够回到更早的时间，我就重新做一个好哥哥，让他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没有任何因我这个兄长而起的遗憾。

可是一切都太迟了，昨天晚上他在家人的哭喊声中撒手尘寰，结束了短短三十年的生命。看着弟弟遗体，我木然地想，作为哥哥，我为他的生命赋予过什么意义呢？我让他因我而自豪过吗？没有，我反而令他感受到兄弟之情的冷漠，令他从我身上看到了懦弱。我并没对天生体弱多病、像永远都吃不饱的弟弟多加体恤，反而经常装起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，要他做我的附庸，做我的影子，何苦呢？而弟弟一直对我很好，一直尊重我和维护我，这我是知道的，特别在我历尽了人情冷暖的此刻，我更知道这种天生的手足之情是多么的难能可贵。

可惜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像雪已经消融，像鸡蛋已经摔破，像树木化成灰烬，弟弟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今天温度由二十八度骤降至十八度，秋意已占据这个狭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暮色四合，我索性走进一边的宋玉生公园去，在较少人走过的地方找个位子坐下来。这是城市中少有的绿洲，虽然外面便是繁忙和尔虞我诈的商业世界，但此处却给人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，令人感到宁静与舒服，一切都得益于像土拨鼠一样生活的澳门人对公共空间的不重视。

我缓缓闭上眼，弟弟那瘦削的、长得有点像黑人的脸孔便立即跃现出来。我皱眉，尽量将喉头间的铅块硬塞回肚子里，我不想哭，不想当众出丑啊！

“哥哥，对不起，说过要为你找个老婆，这愿望相信没可

能达成了，真想不到，我们兄弟俩到现在还是单身……”前晚，弟弟在病榻上向我说。这只是小时候一句戏话，想不到他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，竟然还惦记着我的婚姻大事。我只“嗯”了一声，看着他被电疗摧残得一根毛发不剩的头壳，那深陷的眼眶和脸颊，那毫无弹力的肌肤，一切都使我感到心如刀割。造物主何其太忍！我弟弟明明是环保志士、素食主义者，明明一生爱人、与人为善，连蚂蚁也不杀一只，连多用一个发泡胶盒也感到罪过，为何偏偏要在他身上施以末期肺癌这种酷刑？你要他做我的代罪羔羊吗？

我很想骗他说我已有女朋友了，话到嘴边，却说不出口，虽然他因病而令容貌回复小时候那老是一副吃不饱的模样，但他毕竟已三十岁，不是小孩了。其实，我穿着整齐西装，夹着公事包来看他，一副事业有成的样子，难道不也是一种欺骗？我欺骗他已经不止一次，我记得自己对他做过好多坏事，可是，在病榻中，他记住的，还是小时候我们相处的快乐片段，只记住我对他的“好”。

他又说：“哥哥，你记得小时候说过要带我去巴西吗？你还记得摇摇王费拉维奥先生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又“嗯”了一声。

弟弟没再说话，眼望天花板，仿佛那里有人在跳着森巴舞、有人在做着各种高超的摇摇花式一样，微笑起来了，“哥哥，没关系，今生如果没机会去，反正下一世我们再做兄弟，你就带我去吧！”

我忍住泪又点点头，一声不响。弟弟也就静止下来了，他闭上眼，慢慢发出沉稳而有节奏的呼吸声，看来已睡着。可是，过了一分钟，他表情突然痛苦起来，眉头蹙起，双手抓着自己胸膛。那种痛苦突如其来，像有只魔鬼攫住他五脏六腑似